

路

史

冊八

卷

七

七

路史發揮目錄

第二卷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禹治黑弱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珍倣宋版印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妄

補註

東華子闡

太公子入傳

補大公

新漢書補

原粟補遺卷之三

扶王水華集解

共味集

續篇十卷

卷一

拾遺錄

路史發揮第二卷

宋盧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共和辯

陳臥子曰  
立後世著書  
務奮其私長  
爲所蓄之士  
揭妄于敏于智  
其獨智於古一  
言之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爲妄邪夷王崩厲  
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  
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  
於是歲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爲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  
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爲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爲周公妄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於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宣就封于濟其言明甚卽非周公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

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

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和

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

首卽其人也共國伯爵和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

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

卽王位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

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

世紀云共伯和卽于宗逍遙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

竊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

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志云

共伯後歸國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

志于共首哉共今謂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

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漢之共縣一作鄖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

爲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

請奉和行天子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爲宣王

故國伯復歸于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卽共和之是

故國伯既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

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

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爲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

弗信也者設以二公爲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和

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劉須溪曰  
奸雄後世操當其立者此惜文曉無以之始

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卽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

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篡者後世此類詳炎帝紀下

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

則得其情矣

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不和之非篡顧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陽子之誤也

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共和之不易也

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喻伊尹之意爾見俑而知後世之有篡觀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鑿兵石虎齊昏墮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丕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諱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騫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

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

禹治  
黑弱

一珍倣宋版印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於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竭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隣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卽敘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

禹貢曰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烏鼠之西而南當積石之西岷山又在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又理益州郡按漢書地記黑水祠瀘水即黑水也雲南昆明之官渡主神土主黑殺

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見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城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己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饑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

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瓈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泝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隣爲壑者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版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夕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堙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卽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囚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麵牲而不血食之報俟景之

似不勝說  
當從帝王  
師相節目  
此等名議  
急須着眼

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麵爲牲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錢羅綺人之不靈一至於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按賈逵曰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文子曰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又淮南子曰舜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荀卿子曰禹伐共工六韜曰共工氏自賢以爲無可臣者久空火官天下日亂民無所附而亡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

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吐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動於貌眼睛有酒食燈華得錢財鳥鵠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尗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蜮麋蠷鵠鷀日食星隕星孛水冰無冰不雨雨

王弇州曰  
言災異兼  
信惑相半  
春秋經世  
也失之林本  
人事總稽  
欲最人修

按兩稻見  
世紀禹事  
又見外紀

按兩米見  
夷堅志

雹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苗之滿墳益坳所貯際曉皆亡絲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爲不誣矣况復後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歲世常有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而王充以爲論說之家雨穀爲凶在昔史皇作書固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

燕丹留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

成之八年雨黍于齊而梁驥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裸玄稷降于

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米矣

雨米見夷堅志

奚獨

神農后稷而疑之哉

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飢餉雨穀三千頃其桓王時金陵雨穀

民家建武

珍倣宋版印

莽近世嘗有多五銖赤仄至地爲龜

王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按魯僖公十六年賣于宋五左氏以爲

星漢自惠盡平凡十

于馮翊者十八皆耀甘氏云未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永徽八年鼓所下之邦大戰

靈二年宮雨水銀是謂花荊四年不

仁壽中雨雜色寶珠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成

內記二年宮雨水銀是謂花荊四年不

中雨雜色寶珠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成

多誑使兜率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成

紂時使雨珠寶珠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成

史然或有者理不足不見華間宮中雨花說法而天雨華占鏡言仁壽果

栗魏武世河內雨粟述異記呂后時草漢元時雨草葉相繆又平帝

雨栗周秦間河內雨粟述異記呂后時草漢元時雨草葉相繆又平帝

如天雨粟述異記呂后時草漢元時雨草葉相繆又平帝

于行宮木大唐真四年陳留兩十里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兩桂

于四年兩木大唐真四年陳留兩十里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兩桂

猶仁傑竹簾占鏡云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猶仁傑竹簾占鏡云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以聞兵疫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以聞兵疫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云是謂陽消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云是謂陽消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國飢兵疫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國飢兵疫內記羽人退天雨草木多等風雨築君有筋占大飢骨梁惠成八年

漢之臭如馬○管熙寧白毫云天率多毛賢人過膏占鏡云雨尾至毛長尺唐神龍二

漢之臭如馬○管熙寧白毫云天率多毛賢人過膏占鏡云雨尾至毛長尺唐神龍二

將易君傳云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厥事云二月霜晝下兩血之類又貞元

將易君傳云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厥事云二月霜晝下兩血之類又貞元

苗亂時京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赤雪晝下兩血之類又貞元

苗亂時京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赤雪晝下兩血之類又貞元

親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兩血茲謂不膳法苑云護世城雨肉  
其紂滅年及漢桓晉愍時又魏世鄴地墜肉爵餳內記雨爵餳爲飢絲  
大數日臭連村邑始聞有哭聲荒狀如甘露而黃絲  
紂皆兵喪綿續宋大明帛傳絳羅宋書張仲舒在廣陵元嘉七年  
紛紛皆七八寸如箋經宿暴死杵臼脯蠶占鏡云雨杵蠶儀苑云仲舒  
類莫可殫紀董氏繁露謂聖人在上羣龍爲之朝臣按靈臺秘苑云  
凶則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爲飛蟲將大兵則墜爲金鐵將水則  
墜爲土主亡有兵則墜爲草木兵起主亡則墜爲沙有大喪則爲龍  
又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甚者至有土山武  
宮中兩蒼鹿魏世河間兩小兒九或亦云風所飄  
時慶山自冰牌京房云兩冰大疫桀末年冰生于朝梁驥王二十二年  
雨而下邳兩冰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齊地兩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  
片如纊下邳兩湯殺鳥獸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夫先王  
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欺哉日月星辰昭布乎  
其上風火雷電交盪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  
亦有持其權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  
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泣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

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  
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  
也必先諦覆而後仆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于世者昭  
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于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  
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興  
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入中國天下之士猾於妄福  
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搖其藩而撤其戒曰  
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  
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闔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鼻地獄無稽之  
說剏而入之以歟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  
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  
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尔曰世之惑不解正患  
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